

WENXUEXUYU

● 别致的星星

● 茶杯里的风暴

● 《我侬词》的联想

易 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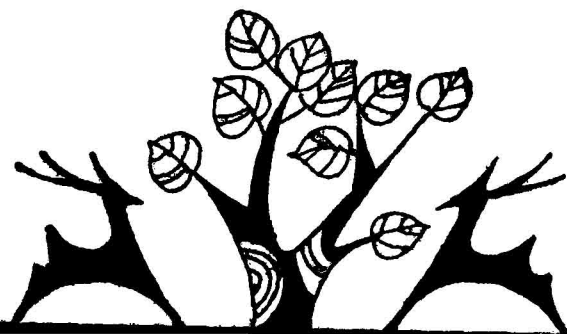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絮语

● 李劫人的艺术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文学絮语

易 征

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本别具风格而又饶有情趣的文学短论集。

本书作者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，他在这本书里，用活泼生动的笔调，密切联系文学创作实际，广泛地讨论了艺术方法、艺术技巧等方面的问题。

本书观点鲜明，知识性、趣味性较强，行文也颇为亲切流丽，适合青年业余作者、文艺爱好者阅读。

文 学 絮 语

易 征 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5印张 1插页 146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000册

书号10111·1290 定价0.65元

小 序

我一直觉得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正襟危坐谈话，板起脸孔作文，是最讨没趣的事情。那种活泼可亲，无拘无束，笑谈真理的议论；那种林中漫步，灯下谈心式的良朋话雨，倒是常常使人心向往之的。本来，文学艺术就应当是十分生动有趣的，如果我们议论文学艺术的文字，反而枯燥干涩，毫无文学艺术味道，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。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看法，所以在做编辑工作之余，有时就试着用这类笔调写下了一些小文章。时间一久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，竟得稿近百篇。

弹指间，十多年过去了。

那些文字在“四害”跋扈的岁月里，其遭遇是不必细说的。因为我总觉得，既然谈的是文学艺术，就得有一点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，不能抛开文学艺术的特点，去空谈政治，

空谈思想，思想，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文学形式或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的。所以，那些文字，就不免侧重地谈了些文学艺术的技巧问题。谁知后来这正冒犯了“四人帮”一伙的天条！说我是“小邓拓”，是“三家村”的一员“村民”，是“浮上来”的“黑线人物”。当年负责“审查”我那些小文章的某公，曾经对人说：“讲老实话，我过去也曾喜欢看这类小文章，但是现在哩，要倒过来看。过去觉得它是正确的，现在应该把它看成错误的。”呜呼！在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的大棒挥舞之下，我只有罢笔、写检查的分儿，发誓从兹以后不再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，更遑论指望这些小文章有翻身之日了！

然而，细细一想，比起文艺界许许多多冤案来，我算得什么？我的遭遇，算是轻松之极了！如今雨过天青，往事如烟，不提也罢。

重要的是往前看，还得往前赶。

在参加文艺战线揭批“四人帮”的伟大战役中，使我知道了文学艺术领域内，拨乱反正的任务是何等艰巨而严重！许许多多属于文学基本常识的东西，都被那些文痞们搅得颠三倒四，七歪八扭。我们七十年代末期出版的一些文艺报刊杂志，竟然不得被迫发表一些早在六十年代、五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的、有关文学艺术基本知识的文章；而当批驳了“三突出”、“多侧面”一类荒唐理论之后，不少青年作者竟然不知从何下笔。敌人就是如此这般打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和它的传统的。这不能不使我愤然重新拿起笔来，走进原来的战壕。这样，才使我又陆续在编辑工作之余，新写

了一批短文，并萌动了编选、结集这本小书的念头。可以说，这本小书是我二十年来所写文学随笔的一个选本。

现在，党的工作中心已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——这一通鼙鼓，擂得祖国大地人欢马嘶，山河生辉。我得珍惜余年，和同志们一道，迎着进军的鼓点，奋然前行！

作 者

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广州

目 录

1●小序

上 篇

- 2●别致的星星
- 5●“△”式作品联想
- 9●某君答记者问有感
- 13●商标·沙袋与看头不知尾
- 16●端木蕻良笔下的鱼
- 19●紫风的细腻一例
- 22●尊作是否老姬都解?
- 26●语言的个性
- 29●从周朴园的雅名说起
- 32●马灯的震惊及其它
- 35●茶杯里的风暴(三题)
- 41●不可“独沽一味”
- 44●吃草与挤奶之我观
- 46●论“大小秦牧”无罪有功
- 49●大众化和“小众化”

- 52●把文学评论写得“文学”点
- 55●环境和行动
- 60●再谈环境和行动
- 64●作家和时代
- 67●想起了《萌芽》
- 69●文采谈片
- 72●从我的发表欲说开去

中 篇

- 76●短诗点评一捆
- 105●黄沙中的金色光点
- 107●纸短情长
- 110●创意
- 114●创辞
- 118●小节发微
- 121●《我依词》的联想
- 125●诗外功夫
- 127●织布·剃头……
- 130●看看跑跑的学问
- 133●夸张·夸口及其它
- 136●龙王还是可以写
- 139●生活与诗
- 142●不可一作不真

- 145●诗与谜
- 147●写景诗小赞
- 151●少少许和多多许
- 153●唱本小语
- 156●两首小令之比较
- 158●择善而从
- 160●真话·真情·真诗
- 165●把酒论长江
- 168●客家情歌的艺术美

下 篇

- 176●李劫人的艺术
- 184●可信与可爱
- 190●《闹海记》(上)人物塑造的若干特色
- 200●慧眼识英雄
- 205●欧阳山《乡下奇人》印象
- 210●周炳小论
- 221●壮美的境界
- 226●清风二题

上 篇

别致的星星

在不少风景照片里，那些普通的景色，往往十分诱人。而当人们（特别是熟悉当地的人们）到实地一看，情形却大有差距：真实的景，往往远不如照片里的景。难怪有些人在看到电影里出现自己熟悉的某些景致的时候，不胜惊讶地说：“啊，那地方真有这等美？我时常经过，怎么就不觉得？”

对于这类现象，我曾经请教过略通此道的朋友。据他们解释，大体有两个原因：一，通过镜头的折射，焦点集中了，视线不象平时那样扩散，而是注目于方丈不大的画面或屏幕；二，由于把景物浓缩了的缘故，现场的许多杂物，特别是那些破坏美感的细小杂物，诸如垃圾、尘土、臭水之类，都被“缩”走了。倘把镜头对准某一个细小局部，然后再加以放大，情形将刚好相反。例如一株葱茏挺拔的大树，我们观赏它的全貌，当然很有美感，如果所摄取的只是其一小

段树干，那么它的瘢痕、苔藓，以及依附它的虫类……都一一呈现，这不使人倒胃吗？

在文学创作里，我们也不时会遇到这类例子。有些作家常常用着一些特殊的镜头，来摄取生活中的景物，使人耳目一新。只不过，他所用的镜头，不是海鸥牌，也不是莱卡牌，而是他的心灵和眼睛；说得直白一些，也就是用他特有的艺术构思。

比方李瑛曾经有一句诗这样写：炊事班的大锅里煮着星星（大意）。这一笔，就把野炊、夜炊、锅里盛满了水这三层意思都囊括了。李瑛这首诗叫什么题目，我忘记了；但它这个秀句，经过十几年，我而今依然记得。天上的星星，只要没有晚云，夜夜都可以看见，满天繁星有什么稀奇？李瑛却摘来一把，撒进他的锅水里，那星星也就长久闪烁在我的记忆中了。你说这个镜头选得如何？

很巧，有一首诗《一九八〇年》，其中也有这样几句，和前者异曲同工：

屋后的小水缸

天狼星常常偷偷地在那儿饮水

猎户星常常偷偷地在那儿饮水

孩子们的圆脸

也常常偷偷地在那儿饮水

星星饮水，自然纯属子虚。但作者把天狼星和猎户星引进那只“小水缸”，该省去了多少不必要的描写！在作者那只特殊的镜头上，他抹掉了一切杂质，而把这两种星辰突出、放大

得相当美。同样，也有人采取这类手段写云彩——

水乡的路，

水云铺；

进村出村，

一把橹。

这是沙白写江南风情的一小节诗。漫天的云，来到诗人笔下，只割取那长长的一条，镶在一流春水里。李贺为了补衣服，“欲剪吴湘三尺天”，我们这位年轻的诗人，却剪来一条云，抹在杏花春雨的濛濛水气中，自是别具一格。

作家，诗人，您手上握着什么样的镜头呢？焦点对准了吗？角度选定了吗？——生活进入艺术品，是要经过文学家、艺术家们那特殊的镜头折射的呵。不经过这种折射，万物万象，一应收罗，那么，别人岂不宁愿去看生活本身更好？

1979年12月8日

“△”式作品联想

朋友近日给我讲了一件趣闻。他说，在美国某地，一处公路急转弯地方，竖着一块大牌子，上面画了一个漂亮的姑娘，笑咪咪地对着向她开来的汽车说：“我喜欢开慢车！”据说，那个急转弯从此很少出车祸。朋友分析道：因为车到这里，司机都愿意一览这位妙龄女郎的芳容，所以一般都减速，而且有的司机可能在心里说：“你既然喜欢开慢车，我就慢些吧！”

事情无从查考。我也并不意在鼓吹我们的公路在急转弯处也依样画葫芦。只是觉得，这块牌子的构思者确有其可取之处。这就是：他很懂得办事情要从效果出发。再看看我们公路上那些要求司机开慢车的路牌：

“△”

车辆慢行

减速

宁慢三分，不抢一秒

意思都非常清楚，但你看了它以后，是不是就开慢车，这却不是制路牌者所管得了的了。据我观察，看了这类路牌而减速的汽车司机，并不很多；有些司机甚至连看也不看它一眼。

这里倒使我联想起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来了。

我觉得在我们的创作中，也存在着相当多的“△”式作品。这类作品的特点就是喜爱写赤裸裸的思想，而不管读者是不是愿意接受。

文学作品当然是要讲思想的。据说西方“意识流”式的东西，因为它只讲下意识，只讲主观唯心论，一片朦胧，正常人受不了。但是，作为文艺作品，思想总不宜赤裸，它必须通过文学，通过艺术（语言、色彩、音符、动作等等）才能表现出来。有人说：艺术——思想的盛装。这话是很有道理的。

然而，这么一个十分常识性的东西，多年来还被搞得颠三倒四。常见的有：

①“政治标准第一嘛！”于是，谁的作品一旦自称有了这个“第一”，便踌躇满志了。那个“第二”，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。在这种思想影响下，许多人自自然然地以拥有“第一”而藐视“第二”自豪。其实，没有“第二”，哪来“第一”？离开了“第二”的“第一”，实际上是“第零”。

②赤裸裸的政治概念充斥各式作品。“四害”横行之时，这种情形发展到了巅峰状态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我在广州沙河

某大院里的球场上，看过半场电影：《钢铁巨人》。那晚上可真冷，我们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，北风吹得大家都缩着脖子。而银幕上的两个干部，坐在软沙发上，捧着茶，吸着烟，无休止地大辩其政治观点。戏没有散，人已渺渺。

③作为一个文艺编辑，我得经常和一些作者讨论稿子里面的问题。这种场合，往往十分尴尬。比方——

我说：您这篇作品里，人物性格还看不出有什么特点。

他说：哼，你看，我不是写出来了么？这里，他“刚强、直率，是个大炮筒子……”

我说：这些还只是某些人的共性。你作品里的这个人物自己呢，他自己又有什么为别人所没有的特点呢？

对方沉默了。我时常想，这不能一味责怪我们的作者。因为，尽管他在现实生活里，接触过数不清的、具有个性特征的活的人，但他在另一个方面，也读了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，在那些作品里，他接触了大量只有共性，没有个性的人。然而，就是这类作品，多年来大行其道，其对创作影响的深远，竟大大超过了现实生活本身。

④一些领导文艺创作的同志，往往满足于配合中心，只要你在政治上不出错误就可以了，陈词滥调也好，人云亦云也好，都不要紧。我很少听到这些领导同志对某项创作活动提出过具体的艺术要求。

⑤多年来，我们的文艺评论，很多是孤立地谈思想，谈主题，表现了什么什么，歌颂了什么什么，而很少谈艺术，更少通过艺术来谈思想。怎样表现得深刻感人？怎样歌颂得

有力动听？这类题目就很少有人去研究。我想，这也不能去责怪我们的评论家。因为过去谁要认真去研究艺术问题，就得冒风险；即使斗胆写这类专题文字，也要慎之又慎，不要被人家奉赠一顶“艺术至上”的帽子。

⑥我们曾经为提高作家们、作者们的艺术水准，采取过多少具体措施？有没有开办过真正讲艺术技巧的训练班和学习研讨会？有没有发动一批人去总结文艺先辈、优秀作家的艺术经验（这一点，似乎京剧界做了不少工作）？报章杂志是不是认真组织过这类文章？出版社考虑过这个方面的选题没有？作家协会有没有把这个题目排进工作计划？

以上，我罗列了一些现象，提出了一些问题。我的用意，还是文章开头那句话，我们的创作要发展，作品要为人民所喜欢，就非得考虑效果不行；这就不能不讲求艺术质量。至于我在开头所说的“△”式作品，那只是一种比喻，绝不意味我在鼓吹“漂亮姑娘式作品”。这个尾巴，还是以装上去为好。